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十年磨一剑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是一部现象级大片,IP号召力史无前例,零点上映却在全国各地都爆满了。漫威本次对中国观众十分关照,国内作为全球第一批上映地点,比美国本土还早了2天。上映的第一周,尽管电影院将9成以上的排片都给了《复联4》,但基本上票不提前买还是买不到,这份凶猛的势头很有可能延续到五一档之后。《复联4》之所以会如此火爆,一方面是电影本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漫威电影宇宙十年,积累了庞大的粉丝团体,对于粉丝来说,《复联4》不单是漫威电影,更像是一场告别仪式。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22部影片,剧情承接《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在灭霸消灭宇宙一半的生灵并重创复仇者联盟之后,剩余的英雄被迫背水一战。其实《复联4》的故事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它更像是一部综合升级版的《逆转未来》,英雄们通过回到过去改变现在的结果。之前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通过几段穿越之旅交织起来,重新浮现在我们眼前,不得不佩服漫威这“草蛇灰线,伏行千里”的手法。整个故事节奏起伏有序,从《复联3》让超级英雄们彻底失败,再用《复联4》让英雄们复

仇成功,所有人憋了两年的那股气,得到最完美的宣泄释放,但更高明的地方在于,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最后的胜利,而是超级英雄们终于成为了超级英雄。

虽然漫威官方将《蜘蛛侠2》列为漫威第三阶段的最后一部,但我把《复联4》当作大结局看。《复联4》是一场不悲伤的告别,是一场着力了十年的感动,是一场181分钟的彩蛋,那些曾让人遗憾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答案。《复联4》将前面剧情都串牢,也基本填完了之前所有埋下的坑,在这场终局之战里,他们都会弥补自己的遗憾:比如美队没能有机会度过的那种不必担责任而活的人生、托尼没能说出口的感谢、索尔错过的道别、黑寡妇想要的归属等。他们都得到了想要的人生,也都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在谢幕时比来时更灿烂耀眼,就连斯坦李老爷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漫威电影中客串了。十年回忆汇成《复联4》的3小时,毫无尿点,都是回忆。可以说,《复联4》几乎已经是漫威能呈现出的最好的结局了,有情怀但不虚掷情怀,有搞笑但隐含着悲情,有感动但都发自内心。最后,给还没观影的朋友们提点

建议:因为电影出场的人物很多,基本涵盖了所有角色,如果不是漫威粉看《复联4》可能会有很多情节看不懂,如《复联1》洛基被堵住嘴的原因、《美国队长2》电梯中的桥段、《蚁人2》中引出的“量子领域”概念等等,所以建议观众观影之前先补该系列前几部电影。不同于以往的漫威电影,《复联4》的片尾似乎真的没有彩蛋了。

在看《复联4》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由得产生了很多共鸣,回想起十年前,我还在读大学,第一次观看了《钢铁侠1》,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的首部作品;2012年,毕业之际,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看《复仇者联盟1》,看完电影,学生时代也就结束了;2013年在杭州参加面试培训班,培训班接收后又与班上同学一起观看了《钢铁侠3》,之后回家面试顺利进入工作岗位。此后的漫威电影(不仅仅是复仇者联盟系列,还包括X战警系列)一部都没落下。十年时间,《复联4》落幕后,漫威电影宇宙第三阶段就结束了,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影迷的人生也已经从一个阶段进入新的阶段了。

(影评人 张镇)

网友短评

Tel

我是一个90后,我曾经很羡慕“上一代人”,四十年前的观众,他们的影院里有星战正传三部曲的落幕;十多年前的观众,能在影院里看到指环王系列的终章。影迷们的悲欢并不相通,但现在我们也有了共同的记忆:漫威电影宇宙。谢谢你,《复仇者联盟》。

发条橙

午夜场首映观毕,全场掌声雷动,肆意狂欢,私心完美的史诗终篇,但内心却是七荤八素、五味杂陈。在这一刻情怀可以暂时性的战胜一切,是一次总结,也更像是一次酝酿许久的毕业巡礼。热血、呐喊、震撼、共鸣、感动、不舍与怀念,11年22部电影积累的,所有按捺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彻底的释放与宣泄。感谢漫威,给了我们广大超英影迷美好最弥足珍贵的十年。每段旅程,都有终点,辉煌永存过去,未来可期,传奇暂时靠岸停歇,但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导演:安东尼·罗素 / 乔·罗素
编剧:克里斯托弗·马库斯 / 斯蒂芬·麦克菲利 / 斯坦·李 / 杰克·科比 / 吉姆·斯特林
主演:小罗伯特·唐尼 / 克里斯·埃文斯 / 马克·鲁弗洛 /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 斯嘉丽·约翰逊
类型:动作 / 科幻 / 奇幻 / 冒险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上映日期:2019-04-24(中国大陆)
简介:漫威影业荣誉出品《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故事发生在灭霸消灭宇宙一半的生灵并重创复仇者联盟之后,剩余的英雄被迫背水一战,为22部漫威电影写下传奇终章。



黄昏,追着夕阳来到楠溪江源头的高山古村寨。这是永嘉与仙居的边界,在一片没有人干预的原始森林边上,一个可以歌哭可以忧伤的地方。

村口简古的人字顶下写着“暨家寨”三个字,两边是修竹古枫,安然自乐。进寨门,一块石砌空地,黑着脸,冷冷的。沿巷道中的石头路走下去就进入了村庄。天光在竹林上空晃荡。鸡冠花长在石墙边,红艳动人;夕阳靠着墙,慢慢滑落。

一种深深的静揪着我,无法放松。前面的路边柏树的浓荫里透出了更鲜嫩的藤,挂得有些累了,歪倒在地上。村口的溪上一座小木桥,桥上一个不修边幅的稻草亭子。走在上面忽然有了惊慌,四面青山修竹,有武士独居的幽感。这会儿,我很想自己是个会武功的武士轻轻纵身于树上,藏匿于这黄昏里。

村口的溪流很慢,五只鹅站在水边过夜。路边的矮墙里是成片的野苜蓿,应是暨家寨的村草了。小桥头的手推车里装了一满车的土,土里长满了牛筋草,一把铁锹扒在土上睡着了,身上长出了锈迹,也不知多少年了。再也不会有人来推这车土,一百年都不会。

村庄不大,有些衰败,看得出原来是一个“回”字形的结构,里面一个小四合院,外面一个大四合院,典型的传统血缘式家庭。全村都姓暨,明末清初为避战从山那边的仙居县迁到这里隐居。这是一个近山顶的小盆地,背靠深山,面临悬崖,易守难攻。房子全是山地重檐式有廊柱结构,扑入眼帘的是连片的黑瓦,直黑到人的心里去了。村庄的历史全写在这瓦片里。

黄昏涂满老屋,在褐色的石头路面上轻轻浮动。一排写着“十二间房”的老屋檐下坐着一个老人,不说话。边上蹲着一只猫,有一种神秘感,很容易让人把它跟夜和黑一类事情连在一起。前面一块石砌地面,石上稀稀地长着草,草里卧一只小狗,不发声。

时光就是一堆墙和几条路,乌黑坚实,推不动,赶不走,像一头老牛,转来转去总在村子里。一只蝴蝶停在草叶上,成了村庄里的大事。

蓦然一种强烈的感觉涌来——天要黑了!我现在要做的最重大的事就是静静地等天黑,等一场山村里真正的天黑。

村西边一棵大樟树的树冠像悬挂着的北京人的头。“唿”一声,树上挂着的玻璃灯箱幽幽地亮了,黄黄的,温暖如旧。



暨家寨

● 刘从进

树下的老房里,亮起了浑黄的灯光,几个人影在晃。那是农家乐,可以吃,可以住。几缕炊烟挂在屋顶上,有人在檐下吃饭。廊柱无声,石凳沉默。天悄然下起了雨,不知不觉就下大了。

檐头落雨线,檐下滴水声。这样的夜,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感觉。古寨会有美人来吗?我确实碰到了美人。她对我笑,说“你刚到啊。”这么亲切,晚风软语,如对伴侣。是啊,刚刚,幸好你还在,没有走远。她进进出出,身上一无尘世的气息,那么淳朴,那么飘逸,初以为是农家乐的主人,后知道也是客。

住的地方就在“十二间房”的二楼,里面用上过明漆的木板构建,很温馨。外面重檐下的空调外挂机用木板包起来,没有一处外露的金属构件。

吃完饭,山村的夜已拉起帷幕,走出村寨,顺着山路走了一程。没有风,雨独自在路上奔走。一个人落在铁一般的黑里,无法突围,很不习惯。原来这是山里的夜,真正的夜啊!所谓伸手不见五指,那是不懂夜的黑,这里的夜黑得手一伸出去就没了。站在身边的人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前面的路你也不知道是直还是弯的,双手去摸,还是摸不到路的角。生活中,早已没有这么黑的夜了。在雨中把自己裹在黑色的夜里狠狠地走了一程,收获一份窒息般的快感。

回到房间,看对面通红的灯光照在瓦片上,亮亮的黑色在流淌,一种湿漉漉的历史感。然后躺在古屋里静静地听雨,这样的山村雨夜啊,已经久违了,呼吸和皮肤都在慢慢复苏。九点多,穿着拖鞋下楼,小竹椅上的

老伯早已回房,坐着那只猫,见人来了,跳下地走了。现在轮到我在小竹椅上听檐下的雨,檐头的雨线嗒嗒滴下,凉凉的,我成了自己的祖先,少年,故乡一齐涌来。这深山幽谷成了我古老的领地,听一场檐下的夜雨正是此刻最美妙的事。

轻轻地檐下走几步,一只狗叫起来,从桌子下钻出来,跌跌撞撞,叫声东倒西歪。原来这是它的地盘,正安安稳稳地睡着呢,是我打扰了它。这时,一个声音传过来,喝住了狗。抬头一看,对面的矮屋前一把竹椅上坐着一个老伯,他的边上就是开着的门,屋里亮光透出来。老伯很安耽地跷着二郎腿,坐着听雨,也无所谓听与不听,一种习惯吧。我很想跟他聊聊古寨的生活,穿着拖鞋、背心,没打伞,想冲过去,犹豫了一下,还是先

回去换了鞋拿把伞吧。可是,等我回来,老伯已经关了门,我不甘心在外面叫,他也没理我。几盏玻璃灯在窗后和树荫下幽幽地亮着,摇曳的光像风中之烛。我在幽夜里走着,一不小心就淋到了檐头下的串串雨,密密重重的全是檐啊。这是一个坚固的古代城堡,我深入这雨,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夜,无边而有形,太有年代感了。这是一个无月的夜,时间的掌爬满了黑夜里每一个角落。

我把古寨一圈又一圈地转着。轻轻走过不眠山村的雨夜,心忽然敞亮了许多。暨家寨的夜,我在重建。

第二天清晨,隔壁的晨鸡叫了,一声隔着一声。剥开夜的外壳,天很清明。青光里有一些漂洗过的情性气体和驳落的物质外壳。

昨夜的老伯门前一排五把小竹椅放着,已经坐了两个人。我走过去,跟他聊村里的事,他也说不出什么,不晓得,不晓得。村庄三百年历史,十多代布衣,似乎除了天黑再没有别的事发生。墙角处的木板上写着“土鸡笋干白酒”,他却不叫卖。消瘦的庭院里,一个老头在拔草,像一块蹲着的黑石。村里没有几个人,古村空着,在寻找着住它的人。三百年的时光,浓缩起来比一天还短。我也不喝酒,买了两斤白干带回纪念。

昨夜半山雨,树梢百丈瀑。暨家寨更让我惊奇的是它的瀑布,村前是白石坑瀑布,村后是王堆坑瀑布。吃过早饭我就去看瀑布了。

白石坑在村前的悬崖绝壁上,过草桥往下走木头栈道,一条从未见过的瀑布展现在眼前,寻着一折还有一折,是三折四折的大瀑布,刺破青天色,长如白练飞。走到这儿,我确认找到了一处山水知音。王堆坑是村后一条从山顶上挂下来的瀑布,下面是一折一折的小瀑布,到了上面是两个相连的大瀑布,不知上面是否还有更大的秘密。

水花打在岩石上,在阳光的照耀下,绽开来,放射出异样的光芒。清澈的潭水,馨香的泥土在阳光下调成了一杯酒,杯口含着一朵小野花。我在古老的流光下形单影只,坐在石头上听着一片白色的水声。

流水绕孤村,暨家寨就是被一条长长的瀑布挂起来的,只在流经村庄时慢了缓,像白色的绳上打了一个结。我跟老伯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瀑布,有一百米长吧。他说没得没得,有六十五米。它或许不是最大最长的瀑布,但是我认为最好看的瀑布,妩媚清丽。暮色四合的时候,它会更亮,用它清丽的色彩撑亮整个村夜。